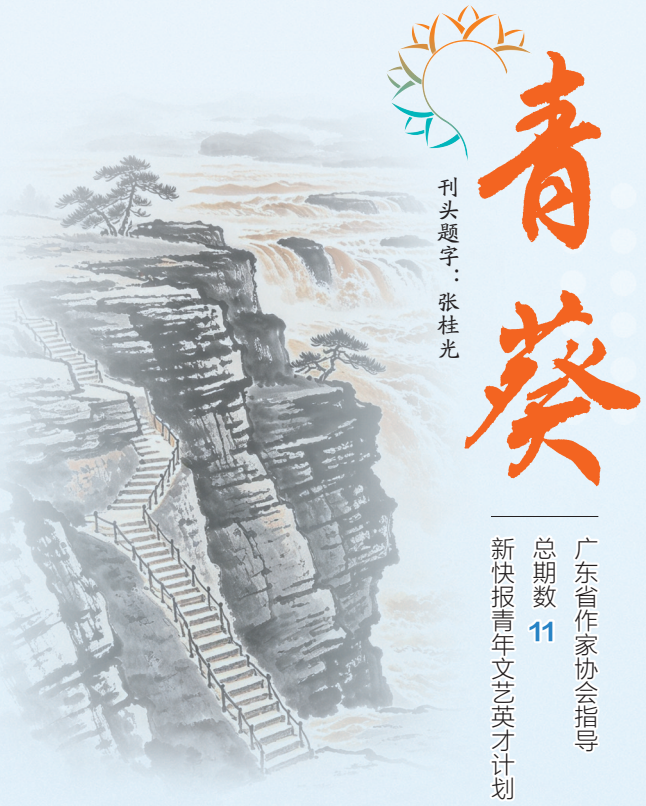


攀黄河梯子崖

■张清凤

站在崖顶,山风迎面扑过来,把身上的衣摆吹得鼓鼓的,像河边张开来收不住的白帆。手掌心里还留着铁链粗糙的锈迹,细碎铁砂嵌进掌纹,摩挲得皮肤微微发疼。身后三百六十五级石阶,贴着黄土绝壁弯弯曲曲垂落,深深凿进整块山体,一路往谷底奔去,底下便是滚滚东流的黄河。峡谷的风一吹,积压在心底许久的闷郁,都被吹散了。望着脚下这片辽阔河谷,我不由记起刚才站在河滩上高声喊出的那句话:黄河梯子崖,我来了。

晋陕峡谷里的这处梯子崖,石壁凿路,紧挨着黄河,像一块被岁月封存的旧碑,总勾着我,盼着寻个空闲,亲身过来走一走。今年总算得闲,约上相交多年的老友结伴出行。他性情沉稳,熟稔山路,有他同行,也算了结一桩盘桓许久的心愿。

站在谷底远眺,只觉得山路平缓,看不出多少惊心动魄。黄河被两山收拢,化作一弯浑黄的长带,并不像书本写的那般奔腾咆哮,水流反倒沉缓温驯,静静淌在峡谷深处。两岸黄土崖壁光秃秃的,少有繁茂草木遮盖,裸露出山石原始的肌理,沟壑纵横,是西北大地独有的粗粝厚重。那会儿心里还存着几分轻敌,以为不过是一段石阶,凭着一股心气,轻轻松松便能抵达顶端,全然想不到后面行路的艰难。

真正踩上石阶,才晓得山水从来不会迁就行路的人。这道天梯不是后世修整出来的平整步道,全是早年先民拿斧凿,顺着山石原本的纹路,一锤一凿硬生生开出来。台阶高低宽窄全无定规,宽处脚可以稳稳踩实,窄的地方只放得下半只脚掌,大半个身子悬在百丈深谷之上。每向上挪一步,都要紧紧贴住冰凉岩壁,借山体稳住身子,半分也分不得神。

往前走不多远,就到了整条山路最险的佳人巷。两边山崖骤然收束,挤成一道窄窄的石缝,仅容人侧着身子慢慢通过。左手边是冷硬如刀削的石壁,没有地方可以抓扶;右手边就是深不见底的河谷,黄河暗流在底下无声翻涌。沿途防护的铁链长年经受风吹雨打,不少地方锈蚀断裂,摸上去冰凉黏手,是一路上仅有的依靠。我屏住气息,整个人贴紧石壁,一寸一寸横向挪动身体。崖缝渗下来的山泉水,冷不丁滴进衣领,凉意顺着后颈往骨子里钻,我不由得缩了缩肩膀。这股寒意扫去行路带来的昏沉,攥住铁链的手指,握得更紧。

有学者说,世间绝妙风景,多半藏在险绝之地。这里没有繁花似锦,只有陡峭石路磨人的心神。没有可以从容歇脚的平台,每一脚踩稳,心才能跟着踏实。越往高处爬,岩壁凿出来的落脚印愈发简陋,算不上成型台阶,只是浅浅凿出两处凹坑,勉强卡住脚尖。只能弓着身子,手脚一同使劲,指尖抠住凸起的石棱,手掌抵住粗糙岩壁,一点点往上挪。

一路上找不到宽敞平台久歇。实在累得撑不住,就寻一块稍微平整的石棱,侧身靠着石壁喘口气。行至山腰,千百年开山凿石的痕迹清清楚楚铺展在眼前。新旧斧凿印记层层叠叠,交错刻在同一片绝壁。一代代樵夫、赶路之人反复踩踏,常落脚的石窝被磨得温润光滑,留存着普通人往来的烟火;那些少有人触碰的石壁边角,依旧留着斧劈刀砍的锋利裂痕,棱角分明。一柔一刚,一新一旧,尽数被时光封存在黄土山石之间。

盯着石壁上斑驳深浅的凿痕,心底生出一种跨越岁月的共情。古时候的先民没有称手工具,没有平整坦途,仅凭斧头与双手,在万丈绝壁凿出这条求生的道路。千百年之后,我和老友踩着前人凿下的石阶登高,山河依旧,天梯依旧悬在崖壁。古往今来,每一个攀山跋涉的普通人,借着这一面石壁,完成一场无声的相逢。

爬到半途,出发时那股亢奋慢慢褪去,沉甸甸的疲惫顺着四肢漫遍全身。双腿像坠了重物,抬脚格外费力,膝盖酸胀,时不时微微打颤。好几次靠在石壁歇息,望着望不到尽头向上延伸的石阶,心里实实在在冒出往下折返的念头。

走走停停,浑身被汗水浸透,衣裳贴在皮肤上。从前总以为行路之苦,在于突如其来的凶险。走完这一段才懂得,真正磨人的,往往不是猝不及防的险境,而是这般一点点累积起来的疲乏。想来人世亦是如此,惊天动地的磨难未必叫人困顿,反倒是日复一日细碎绵长的消耗,最磨人的心气。

越靠近崖顶,山风越是猛烈。峡谷穿堂而过的风撞在身上,扫去一身燥热。终于踏上崖顶平坦地面的时候,心里没有想象中汹涌狂喜,也没有刻意酝酿出来的感慨,只是静静立住,放眼望开整片峡谷。

黄河被群山环抱,浑黄流水静静蜿蜒,不见书中写的狂涛巨浪,自有一份沉缓沉静。漫无边际的黄土崖壁铺展开来,粗粝坦荡,尽显西北大地不加修饰的本色。站在这片开阔天地,人渺小得如同河谷里一粒沙尘。一路上积攒的慌张、劳累,还有平日搁在心头的种种琐屑烦忧,都被阵阵山风缓缓抚平。

三百六十五级石阶,一步一步踏过去,每一步,都是和自身疲惫、怯懦的对峙。沿途没有绚烂风光抚慰劳苦,只有山石、河水、穿谷长风相伴。所谓战胜自己,并非站在顶峰那一刻的高光,而是半山腰无数次想要放弃,却依旧选择抬步向前的那些瞬间。

在崖边静坐许久,河谷的风始终不曾停歇。回头望向悬在绝壁之上的天梯,石阶顺着山势曲折向下,隐进远处黄土沟壑。来时心上揣着的那一份执念,此刻终于落定。

站在晋陕峡谷的黄河梯子崖,河滩上那一声呐喊还在记忆里回响。 (揭阳作协)

遐想秋天

■洪菀其

秋天已登场多时,秋意却忽隐忽现。高温长时间占据着华南地区,就像一位忘记时间的老者,占据着秋天的"半壁江山"。人们被动地接受气候的偏差,被动地感受着温度带来的"过山车之旅",内心或早已从一场场遐想中出走,一次次进入秋天的狂欢。

街道上,单位的走廊上,自家的窗台上,空调外机时不时嗡嗡作响。人们用自己的方式逃离燥热,营造秋天的氛围感。

然而,秋天就像一个调皮的小孩子,有时上午还躲在夏天的阴影里沉睡,下午就出来溜达一圈,把人们的脖子冷得哆嗦。

在气温的主宰下,我无奈地一次次在街头巷尾与秋天隔空对话,试图从一切能看到的,能感受的事物中找出它存在的蛛丝马迹。

或许,秋天是一片片借着秋风飞扬又掉落的枯叶。

或许,秋天是偶然滴在我脸上一滴滴冰凉的雨水。

或许,秋天就藏在我偶尔替换上的长袖上衣里。

我不知道真正的秋天是否会躲在某个角落笑看万物,遗憾许多人只看到它的"冰山一角",却难以抵达它"隐秘的角落"。比如眼下正当红的巴山红叶,那是秋景当中的一绝——"巴山一夜风,木叶映天红"。

我可以想象巴山里的风推动着满山的红叶扑面而来的场景,那震撼感不亚于雪崩,直冲人的天灵盖。又比如北疆白桦林。电视剧《我的阿勒泰》当中,戈壁、草原、雪山、金黄色的白桦林为人们拉开了一场秋天的视觉盛宴。

相比之下,华南地区的秋天更像是一场关于遐想的游戏,大部分时间只存放于万物的细枝末节里,比如一阵秋风,比如一行大雁,又比如诗人笔下一行微凉的小诗。

我读过许多描写秋天的唯美句子,也试图从一首首诗词中感受秋天的悲凉。"自古逢秋悲寂寥,我言秋日胜春朝。"刘禹锡《秋词》当中的秋日到底是何等光景?何以能把生机勃勃的春朝给比下去?"山明水净夜来霜,数树深红出浅黄。"这或许就是秋天最典型的写照吧。

此刻,面对一个"非典型"的秋天,我无法获得震撼的情感。它没有巴山红叶的惊艳,也没有北疆白桦林的壮观,它大多时候只存在于人们对温度的觉察中,需要靠人们用遐想去把它拼凑完整。

不管我愿不愿意,秋天的枝条不断拔节。它隐藏的时间太久,以至于露脸的时间不多。这不,秋风拐个弯的时间就直奔冬天。 (湛江作协)

一碗凤城煲仔饭

■明光暗影

在凤城容桂老街深处,隐藏着一家煲仔饭小店。店面并不起眼,但木质招牌被岁月磨得温润而古朴,门楣上悬挂着的风干腊味随风轻摆,成了"活招牌"。

店主发叔年逾半百,笑容和蔼。他亲手烹制的煲仔饭,在老街早成了有口皆碑的一味美食,让众多食客慕名远道而来。

一个隆冬的午后,罕见地暴雨如注。刚毕业的大学生小万到省城求职屡屡受挫后,糊里糊涂地搭错了车,意外地来到这个小镇。他有些心灰意冷地躲在屋檐下避雨,颇有点饥寒交迫的感觉。

忽然,一阵焦香飘来,饥肠辘辘的小万寻着烟火而去,走进了这家煲仔饭小吃店。此时就餐高峰期已过,小万找了张木桌坐下,空气中弥漫着米饭与食材交织的热乎乎的香气,瞬间驱散了他身上的寒意。

"小伙子,好面生,头一次来吧?来份招牌腊味煲仔饭?"发叔热情地上来招呼。

小万点了点头。不一会,一锅热气腾腾的煲仔饭就端上桌来。金黄色的锅巴微微翘起,米饭晶莹剔透,腊肠腊肉切片整齐铺陈,翠绿青菜点缀其间,色香俱全,十分诱人。

"慢慢吃,这煲仔饭啊,得细嚼慢咽才更有味道。"发叔递上筷子,笑言。

小万夹起腊肠轻咬,肥瘦相间,风味醇厚,咸甜交织,与软糯米饭、鲜浓肉汁完美融合,滋味悠长,越嚼越香。他心中暗自赞叹。

见小万吃得津津有味,发叔便坐过来闲聊。他说这煲仔饭的手艺源自父亲。父亲还是毛头小子时曾参加过威震南粤的东江纵队,在伙房里打下手。他年纪虽小,却煎煎炒炒样样皆能,焖焖炖炖无不通晓,尤其是他烧制的瓦罉"共饭"(即后来的煲仔饭),将岭南韵、乡野味与市井气共冶一炉,备受游击队员们的青睐,在后勤上有力地支援了东江纵队立下赫赫战功。在艰难的日子里,一碗热腾腾的煲仔饭同样成为了家人间最温暖的慰藉。

发叔深得父亲真传,年轻时也烧得一手好菜,却不想待在小镇当厨子,一心想外出闯荡,先后在农具厂做过木工、在工地搬过砖,但始终没做出多大成就。他在外务工期间尝遍各地美食,始终忘不了家乡的味道,尤其是父亲做的煲仔饭,于是便重返老街开店。适逢改革开放的大好年代,周边不断有工厂开起来,大量外来务工者也多起来,小店因此做得风生水起。

"每份煲仔饭,从选材到火候,我都倾注心血,只希望每位顾客都能在此找到归属感,吃出家里的温馨味道。"发叔的话语饱含深情。

小万听后,心中涌起一阵莫名的感动。他突然意识到,自己一直以来追求的,或许并不是一份大城市里的高薪工作、一个能满足虚荣心的光鲜职位,而是一种能够让自己心灵得到安宁与满足的生活,恰如那一碗让人安心的煲仔饭。

后来,他很快就在附近的一家知名家电企业找到一份工作,他也成了这家煲仔饭的常客。 (广东省作协)

投稿须知 "青葵·青穗"文学艺术专刊为公益性青年文艺扶持项目,刊用作品不付稿酬。一经采用,即视作同意新快报在纸媒及新媒体平台使用。作者自愿投稿,须确保原创首发,文责自负。如有侵权,责任由作者独立承担,新快报有权撤回作品并保留追责权利。受篇幅限制,稿件超过1500字默认接受节选刊发。